



男孩依然失踪

Boy Still Missing

[美] 约翰·赛罗斯 著
陈新宇 译

014039821

I712.45
2060

男孩依然失踪

Boy Still Missing

[美] 约翰·赛罗斯 著
陈新宇 译



I 712.45
2060



北航

C1727177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男孩依然失踪 / (美) 赛罗斯著 ; 陈新宇译. —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391-9008-2

I. ①男… II. ①赛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01988 号

Boy Still Missing

Copyright © 2001 by John Searles

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Fielding Agency, LLC. through

The Grayhawk Agency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-2013-530

男孩依然失踪

[美] 约翰·赛罗斯 著 陈新宇 译

总 策 划 张 明 闫青华

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

特约编辑 章 丰 沈丽凝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mm × 1260mm 1/32

印 张 9.25

字 数 23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9008-2

定 价 2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3—594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引 子

每年，我都会坐巴士从远方回马萨诸塞州的霍利多。

车下了67号高速公路，沿着汉诺威街一路朝汽车站驶去。我望着窗外，霍利多再也不是从前我住在这里时那个荒凉偏僻的小镇了，这里有麦当劳，有7-11便利店，有高尔夫球场，还有一个名叫“大口袋”的超大食品店。节俭的主妇们在这里大批采购食品，填满原子弹掩体般的冰箱。镇上只有一家老酒吧还在，不过名字早从马龙尼酒吧改为白蜡酒吧，可是看上去似乎比我15岁那年更为冷清。那一年，我跟伊迪·克拉姆搅在一起，生活从此改变。

虽然父亲早已不到酒吧鬼混了，可当车经过酒吧时，我发现自己还是想看一眼里面，炎炎夏日里，我看到的只是车窗上耀眼的汽车灰色倒影。没多久，汽车离开汉诺威街，转个弯，到了霍利多汽车旅馆。父亲在抵押物拍卖时买下它，现在亲自打理。旅馆前面是个腰果形的水池，周围是蓝色的围墙，边上的树篱给修剪成动物的形状——猪、老鼠、小狗——这家旅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破败不堪。我瞥了一眼5B房，自从30年前的那个冬天后它一直空着。每次看到那扇门，我心中便不禁一颤，自第一次见后，次次如此，看来这趟旅程的余下时光亦会如此。我安顿下来，和

父亲一起度过了整个周末，我们绕着旅店走走，在办公室后面的桌前坐坐。

我们在一起，却又不是真的在一起。

晚上，他打个呵欠，上床睡觉去了，对我来说，此时一切才开始：我从钩子上拿起总钥匙，上楼去那个空房间。现在它只用来存放拖把、扫帚和清洁抹布。进来后，房间里有一股老女人衣箱里才有的味道，廉价度假地的味道。我坐在没有铺床单、凸凹不平的床垫上，摸摸打不通的电话，拨一拨电话转盘上的一两个数字，只为了听听那早已遗忘的声音。

这样有多久？10分钟？40分钟？

只有时间在变，最后我掀开床边的小地毯，低头凝视下面地毯上的污渍，这么多年后它还在那儿，磨圆的三角形，像个大梨子，又像婴儿的一滴眼泪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想摆脱的思绪又翻滚起来，我只好屏住呼吸，将这腐朽的气味、这回忆、这悔恨挡在外面。

假如那一晚我没有吻伊迪该多好。

假如我对杜鲁门不那么好奇该多好。

假如我能够阻止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独自死在这间屋里该多好。

—
1971年6月

每当爸爸又不见人影时，我们就去汉诺威街找他。妈妈开着我们家那辆橙色小品托车，带着我们一路慢慢开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朦胧的窗户。一排排酒吧烟雾弥漫，上面喜力兹、百威啤酒的招牌闪烁着，酒吧与酒吧之间有些小巷，爸爸通常把那辆挡泥板凹了一块通用汽车停在那儿。妈妈最好的朋友——玛妮，坐在她旁边的乘客座上，我挤在后面。玛妮的任务就是盯着外面寻找爸爸的货车，可大部分时间她总在抹粉底，涂睫毛，用遮阳板上的镜子照啊照的，往薄嘴唇上抹唇彩。玛妮最近不知在哪儿看到的，说男人们全都迷南方女人，所以她说话时开始带点南方方言。除了“侬大家”和“呀呼”之外，还有许多外号：梨子、蜜糖饼、小蛋糕。十五岁的我觉得自己早已是个男人了，从她嘴里冒出来的这些食品名字只让我觉得饥肠辘辘。

今晚，玛妮一边拔眉毛，一边说：“梨子们，那是他的货车吗？”

“哪儿？”我说，头伸在她俩中间。我最爱玩“谁先找到爸爸”的游戏，如果玛妮先发现他的货车，我会很生气，因为我输了。

“在那儿，”玛妮说，用指甲敲敲挡风玻璃，“这杂种在那儿。”

我扫视着狭窄的停车场，达特桑、福特、普利茅斯、福特、通

用车。一想到接下来通常会怎样，心里“怦怦”直跳，妈妈讨厌酒吧，总是派我进里面去把爸爸给逮出来。“这种地方会浪费掉人的一生。”她爱这样说。

而我呢，我最喜欢到闹哄哄的砖砌山洞里去，里面永远有一股湿木头、漏气啤酒和香烟的混合味道。我喜欢周围花式台球的撞击声、穿紧身牛仔裤的女人，因为抽烟太多，说话声音沙哑，她们与妈妈那光滑、年轻的肌肤、花罩衫和丝光棉裤、羞怯的举止和轻声细语完全不同。虽然妈妈从不上教堂，她却像常去做礼拜的人。她是星期日的午后，而那些女人则是星期六的深夜。每当爸爸看到我，他会用大手拍着我的肩头，把我介绍给他那帮朋友。爸爸在酒吧里像个电影明星，可能是因为他不像其他那些家伙，他没有秃顶，没有大肚腩，也不胖。一口整齐的牙齿，乌黑的头发，肌肉结实，肚子平坦，一年到头他都穿着那件皱巴巴的粗斜纹布夹克，拿香烟的姿势像捏着大麻。趁爸爸结账时，我抓起一把吸管，第二天早上我和利昂·迪塞尔在车站等车时就可以扭它们、折它们玩。有些晚上，我会往我的运动衫口袋里塞满酒浸樱桃和几个绿橄榄，准备送给玛妮。各色水果弄脏我的手，衣袋里染上奇怪的人造红色素，怎么洗也洗不掉。

我想起这些就笑了，妈妈这时打了靠边停车的信号灯，踩下刹车。我们全都眯着眼望着停在马龙尼酒吧和露珠旅馆之间那辆货车。即使现在是夏天，汉诺威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之间还横挂着褪了色的圣诞花环钟和天使，在街道上方飘来荡去。每年的12月，霍利多镇会挂起新的节日装饰，然后一年里任天气慢慢将它们摧残拆零。在细金属丝吊着的金钟下面停着玛妮看到的那辆货车，红银相间，虽然现在已是6月，防滑雪链还挂在轮胎上。“不对，”妈妈柔和地说，这语调她失望时才用，“罗伊的货车挡泥板上有凹痕，

而且去年3月份他就把链条卸下来了。”

“亲爱的，”玛妮说，“那家伙早就把他的拉链拉下来了。”

妈妈瞟了一眼侧视镜，把车开回到街上，对这个笑话无动于衷。

“听懂了吗？”玛妮说，“球和拉链。”

我们俩都没笑，再说这一点也不好笑。前两天，爸爸一直处于我们所谓的“狂醉烂饮”中，就是说自打他星期三出门上班后，就再没见过他人影了。

我逮着机会讽刺一下玛妮看错了车。“那些车挂的甚至都不是马萨诸塞的车牌。”我的声音开始变粗了，不像以前那样细，在同龄人中我的声音本来就比一般人尖细，很高兴盼望多时的青春期终于让它开始变得更粗了。玛妮看着我，耸耸肩，好像说她才不在乎，可是我们都知道在这场游戏里她已丢了一两分。

玛妮接着拔她的眉毛，她拔眉毛时，我尽量不打岔。一根又一根，一根又一根。玛妮是那种坚信化妆和珠宝拥有改造魔力的女人，她跟妈妈完全不同。妈妈浓密的烟灰色头发总是用发带束着，整整齐齐；绿眼睛是彩绘文身的那种绿；她的笑容不需要唇膏唇彩；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小小银戒指，上面的那颗钻石不会比婴儿的粉色指甲大。

我们一路开到了汉诺威街尽头，从那里开出霍利多，上了通往高速公路的匝道。酒吧的灯火在我们身后模糊了，妈妈开始不停地看表，可能才想起看看我们搜寻了多久。我望着窗外一排灰色的公寓楼，一家汽车车身修理店，它的停车场上停着五六辆破车。一排整齐的街灯投下白光，我们的车开过去时，车内滑过一片阴影。玛妮打开收音机，也不调台，打开时是什么台就听什么台，也不管在播什么——乡村音乐、摇滚或告诉她她正朝地狱奔去的《圣经》布道——都行。今晚，车里弥漫的是小提琴声，妈妈想着别的，没在

意。我伸出手换台，希望能听到红袜队^①比赛的最后一局，玛妮挡开我的手。

“我们别太挑剔了，甜唇，”她说，“就听这个。”

“我叫多米尼克。”我对她说，可她已被音乐给迷住，压根儿没听到。我本来可以跟她再吵吵，不过我不听比赛也不会死，我只是想追踪红袜队的比赛，这样才能跟得上爸爸，可整个赛季我都没能做到。

我们边听着古典音乐边开车漫游，我想起利昂和汽车站。每个星期五早上，学校乐队那帮家伙拖着装着单簧管、横笛的黑箱子去学校，那些黑箱子真像小棺材，这让利昂很火大。“他妈的，这个小镇的问题就在这儿，”他说，“他们浪费时间教这帮娘儿们弹些没用的乐器。给我一把电吉他，我就加入乐队。”

我多次建议他去打鼓，因为我们高中没有一件很酷的乐器，似乎真的让他很恼火，可是利昂说，他对在一个娘娘腔乐队后面打鼓伴奏不感兴趣。

我从一年级就认识利昂了，那时他家搬到我家楼下的地下室公寓，那时他就是学校里最调皮的学生了。他瘦削但结实，屁股后口袋里放着把宽齿梳，梳柄永远露在牛仔裤外。他老用那梳子把稀疏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然而，利昂最大的标志还是唇上淡淡的胡须痕迹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他似乎没有发现我尖细的嗓音、额头上冒出的几颗青春痘，让我跟乐队那帮小子很是相像。去年整整一年，我个子窜得很高，可是瘦得像竹竿，细胳膊细腿，我一直觉得很不好意思。

“看看你，”只要玛妮从遮阳板上的镜子上看到我的眼睛，她

① 波士顿棒球队。

就会说，“你太可爱了。”她薄嘴唇边细纹里的唇膏都干了。

这正是我的毛病。我是那种让玛妮那类的怪人、老太太和修女们觉得很可爱的孩子。“他可真可爱，”她们会这样对我妈说，“他准是个真正的少女杀手。”利昂早就与十几个女孩鬼混过了，甚至声称与其中一个有过手指性爱，而我连个吻都没接过。

小提琴声起起伏伏，一辆只亮着一盏车前灯的汽车驶过，我们是路上唯一的一辆车，正朝出口驶去。在一片乱松林后面，有辆警车停在路边霍利多汽车旅馆的停车场上，车内灯昏黄，我瞥到了警官的胡须。如果此时爸爸经过，他肯定会开始平时那套嘀咕，说这个镇上所有的警察全是骗子，说他们是群懒得要死的胆小鬼，只会一起关在自己的小男孩俱乐部里。爸爸会点燃一根云士顿香烟，然后开始一大通对尼克松政府、加税和解雇的抱怨。妈妈只是看了眼警车，很为某个超速到55公里的人担忧。

“也许该开始新生活了。”她茫然地说。

妈妈那样说时，我便心头一动。我出生前，她干的活儿总在变，像别人换工作一样。她生活失败的最大证据便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——杜鲁门。他现在和我舅舅一起住在纽约。“总有一天，”妈妈过去总说，“跟你爸爸全安顿好后，杜鲁门可能会跟我们一起住。”

我从没见过杜鲁门。基本上每个月妈妈会坐火车去纽约看他一次。可是不知什么原因，也没人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他从不来看我们。我猜妈妈不想让杜鲁门和爸爸见面；也许是杜鲁门来了后，很难再把他送回去；反正我不喜欢她把过去的生活和新生活混在一起，所以这种安排在我看来也不错。

不过，我还是有点好奇。

“跟我说说杜鲁门的爸爸。”当玛妮靠在车窗玻璃上，闭上眼

睛后，我说。那天我在爸妈房间里乱翻时，找到几张照片，不是杜鲁门的，是个男人的照片，浓密的黑发，脸上白皙的皮肤绷得紧紧的，像具木乃伊。

“哦，多米尼克，”妈妈说，“我们现在别说那个。”

“那我们该说什么？”我问，把头伸在两张凹背椅中间。

妈妈两颗前门牙有点合不拢，这点缺陷让她总是抿嘴而笑。我想别人准觉得那表情很甜美，是娇羞模样。对我而言，它总像幸福与悲伤奇怪的交织。“我们来聊聊我在新墨西哥的生活吧。”她那样笑着说。

这段生活妈妈最爱说，它充满了明快的回忆，就像我那些小时候的老书一样快活得有点烦人。第一页：妈妈在阳光明媚的新墨西哥早晨醒来；第二页：她打了个大大的新墨西哥呵欠；第三页：她吃了一顿丰盛的新墨西哥早餐。平淡无奇，我无聊得要死，可是我任妈妈说下去，因为我知道这样会让她觉得好受点。

“我过去总是做这种早饭，”她说，“有茼蒿、新鲜西红柿、鸡蛋和玉米粉圆饼。”

“听上去不错。”我说，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。

“真好笑，以前我觉得我会一直做那种早餐，不管我住在哪儿，和谁住在一起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做了？”我问她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这里的食品店也不一样，马萨诸塞州人人早上都吃薄煎饼和法式烤面包。”

妈妈一直说啊说，带我走过她以前游历过的峡谷。当她喋喋不休时，我想到爸爸，大部分时候，我一会儿站在爸爸那边，一会儿又为妈妈难过，可此时，我为自己难过。说到底，谁他妈的愿意深更半夜、漫无目的地开车瞎转，听妈妈唠叨她的新墨西哥之旅呢？

如果爸爸没有在汉诺威街上，那就说明他跟新女朋友在一起。如果我们今晚真的想找到他，我们还是去别处看看。“我们可以开到伊迪·克拉姆家去。”我突然说道，打断了她的话。

妈妈握紧方向盘，专心望着前面的公路，仿佛我们此时正在穿越大峡谷，她需要集中精神。我有股冲动，想摇下车窗让清风进来，调节一下车内气氛。不止一次，我听到妈妈指责爸爸不该跟伊迪睡觉。她仿佛并不仅是猜测，好像还有真凭实据似的，真好笑。伊迪是爸爸上班的塑料厂老板斯坦利·埃斯基的前妻。过去这几个月，有三个晚上，我们在汉诺威街上的酒吧里寻他不着。天快亮时，爸爸回来了，他解释说 he 一直在打牌忘了时间。上周，他声称在工厂停车场里睡着了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”他说，“我把钥匙插进引擎，头靠在方向盘上不过一秒钟，等我醒过来已经四点了。”

“他现在得了昏睡病。”妈妈告诉玛妮他的故事时，玛妮说。

既然妈妈不听我的建议，我就靠回座位，打开窗户。车里一下全是夏夜清凉的风，玛妮在座位上打了个激灵。“你能把那关上吗？”她问道。

我关了一半。

玛妮看着妈妈，鼻子尖得像鸡喙，眼睛瞪得如满月。“特莉，多米尼克说得没错。我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想找到罗伊，我们可以去伊迪家看看他在不在。”

“如果他在，那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甚至用不着停车。我们只是这样开过去，如果他的货车停在私家车道上，等他回家后，你可以让他再也别来那套胡说八道了。”

我们全知道——至少我知道——在爸妈之间，这永远不可能。

接下来的情形会是这样：爸爸进门；妈妈会愤愤地指责一通，当场落泪；然后被他的花言巧语骗进卧室，在那里疯狂做爱。声音大到我听得见，大到令我作呕。之后，妈妈像什么也没发生过，她会笑着问我：“晚饭你想吃什么？”或者“今天学校怎么样？”我最讨厌的是：当爸爸在她的黑名单上时，她把我当个成熟男人，是她在这事上的伙伴，可一旦爸爸把她哄好，我又成了个男孩，只不过是他们的儿子罢了。

妈妈从高速公路上下来，穿过哈特镇路，经过狭窄的铁路木桥来到格林威治农场。镇上这块地方没有街灯，从车窗外望去，只能看到黑沉沉的天空下茂密的树枝阴影，电线杆之间下垂的电话线。我们经过时，佩格鲁索沼泽地散发出化粪池一般的恶臭。不久我们就开上了巴恩山，往伊迪家开去。她住在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房子里，斜屋顶盘旋而上，她离婚后柠檬黄墙漆也剥落了。好几次，我和利昂在狗舍后面的停车场上游荡，往嘴里塞着薯条和热狗时，我们看到了伊迪。她高高的个子，修长的腿，头发像洗发水广告上的一样，有着海绵小蛋糕那般的黄色。利昂知道她离婚了，对他而言，这令她更多了一份淫荡。只要看到她，接下来几个小时他全用来猜测她的性爱好了，她喜欢怎么做，她跟多少个男人好过什么的。

我们上到山顶后，妈妈慢了下来，夜晚汽车发出轻微的“沙沙”声。我们碾过这地方，望着窗外。这所房子褪去了往日的荣耀，剥落的油漆下，宏伟的框架裸露出来。突然间，我想到爸爸喝得醉醺醺的似乎也不太糟。如果他不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把玛妮送回家，然后平静地掉头回家，等他回来睡觉。

“你看见他的货车了吗？”玛妮问。

伊迪家圆圆的鹅卵石车道上，除了一辆凯迪拉克外，空空如也。

“他不在这儿，”妈妈说，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，“他不在这儿。”

在路尽头，她把车掉个头，打道回府前又一次经过那里。

“等等，”玛妮说，“慢点，慢点。”

妈妈犹豫着，她似乎真不想停下来，相信爸爸不在这里令她感觉很好。他和朋友们喝醉了；他在打扑克；他在工厂停车场里睡着了。然而，在房子另一侧，通往旧谷仓的车道上，玛妮和我同时看到了他的通用车。

“他的货车在那儿。”我们异口同声地说。

妈妈把车在街当中停下，她望着那辆货车，黑黑的车前灯恼火地回望过来。一个瞌睡的巨人，在深夜里死气沉沉。

“蜜糖饼，”玛妮说，“你不能就停在马路当中啊，我们会被车撞的。”

妈妈头往回靠在座椅上，我看得她脸上湿了。

“没事的，”我说，想安慰她，“可能有个说法的。”

“是啊，”妈妈叫道，“比如，也许他正在操她。”

她整个身子弯下来，从她嘴里传来很轻很轻的呜咽声，一下又什么也听不到，然后爆发出一阵啜泣。那声音让我觉得一群黑鸟惊慌失措地逃离她肚子上的湿巢。扑棱棱、扑棱棱。玛妮轻抚着她的肩。

“你要我进去找他吗？”我问。

妈妈咳着：“我不能让你做这种事，多米尼克。”

“我一点也不介意，真的。”我的声音听上去又高又尖，拖得很长，我安慰她时总这样。要沙哑，我想到，要深沉，要改变。

“那好，”她说，止住了哭，“去找他吧。”

“等等。”玛妮说，平直地伸出手来，好像隔着一面看不见的

窗户在表演哑剧。“如果你想要罗伊，径直走到那里敲门就得了。不要派多米尼克去干这种脏活，特莉。”

“我不要见那女人。多米尼克只是去找他爸爸，然后我们就回家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玛妮，”妈妈说，“相信我。多米尼克不会介意搭救妈妈的。”

从酒吧里把爸爸叫回来，我是老手了。但我才想起去他女友家对我而言还是件新任务。如果我打断他们的床上好事呢？他会对我说什么？这里可没有他的狐朋狗友可介绍给我，没有樱桃，没有吸管。我戴上红袜队球帽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勇敢些。

我走在私家车道上，脚下隆起的白色小圆石子发出“嚓嚓”声，微风拂过柳树，像有人在说悄悄话。我慢慢绕过他的货车，即使明知他不在车里，我还是往里瞅了一眼，以确定他不在。我似乎听到他在说：“我顺道送伊迪回家，倒车出她家私家车道时睡着了。”也许他确实得了玛妮说的昏睡病，可是他不在车里，所以我只好朝房子走去。草坪的一角，有棵红枫像拉拉队员手上毛茸茸的球形花束一样在天空下闪烁摇曳。空气中一股茉莉的清香，让我想起爸妈非让我去学了一年的信仰问答课上的感觉体验。每个孩子的眼睛给蒙上，要他们猜他们闻到的是什么东西，是粉笔、洗发水还是泥土的气味。当你摸到格列塔·亚历山大带来的那块布时，这游戏就不再简单了。没人猜得出来时，她骄傲地说：“是茉莉花。”修女说：“所有这些气味都是上帝创造的。”只不过上帝似乎从没创造出那样一种“操我”的味道来。现在我周围就飘着一股茉莉香味，还混有夏天青草的柠檬味。我想到格列塔，在我脑海里她现在只剩下乳房和肚子，还有圆滑的大屁股。我看看手表，差不多12点了。当我走到前门廊时，我回头看看

坐在车里的妈妈和玛妮，那车像个泡泡。在阴影中，我能看到玛妮在补妆，妈妈头靠在方向盘上。

我轻轻走上台阶，吸了口气，然后敲门——开始轻轻的，然后越来越大声。没人来应门。我站在一片静谧里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我想到利昂，这几年他一直在追一个名叫珍妮弗·比尔顿的女孩。有次她父母去阿卡普尔科了，利昂在她家后门廊的风铃里找到了用胶布粘在里面的钥匙。他声称他不请而入，并且直接进到她的卧室里。“只要有愿望，”他对我说，“就有钥匙得其门而入。”

我揭开伊迪家门前的脚垫，又检查了生锈的牛奶箱，还查看了光秃秃的水泥花盆后头，没有钥匙。我伸手握住门把手，扭了一下，门开了，没有一点“吱扭”声。在我面前是长长的门厅，一直通到房屋中心，墙边摆着一溜鞋子，几十种不同颜色的高跟鞋，还有平跟鞋、运动鞋。我把门在身后关上，站了一会儿，让眼睛适应昏暗的光线。不知道该往哪走，于是我打算跟着鞋子走。茉莉花香和夏天的甜美气味从高高的窗户里飘进来，更加浓烈，连墙上的花墙纸似乎也有了生机。“叮当”声从房屋后面传过来。我朝那声音走去，越往里走，我发现鞋子越多。只是那时才看到靴子和防滑鞋，保龄球鞋、芭蕾舞鞋，全都摆在鞋盒里，用绉纸包着，价格标签牌还在上头。我转过角落，看到一扇门下有丝灯光。我停下来，推开门。

伊迪站在炉边，搅着锅里的东西。爸爸不见踪影。房间里一股牛奶和肉桂的香味。

“埃斯基夫人，”我说，接着马上记起她已离婚了，“对不起，克拉姆小姐。”

伊迪吓了一大跳，猛地转过身来，手里的木勺子举在前面像举

着把武器。“你他妈是谁？”

她一头金发披散在肩头，厚厚的卷发，穿着刚刚遮住屁股的蕾丝睡衣，修长的腿有点弯，以前她在“狗舍”排队时，我并没看出来。她的乳房又圆又鼓，透过柔软的布料，看得出她的乳头，有两角五分硬币那样大。在厨房明亮的灯光下，我看得出她的眼睛红红的，跟我妈一样，刚哭过，要么就像爸爸一样刚喝过酒。

“见鬼，你怎么进来的？”伊迪问。

“前门，”我告诉她，压低嗓门，尽量听上去严肃点，“我敲了门，不过你一定没听到。我是多米尼克·平德，我在找我爸爸。”

这个解释让她平静了一点。她把勺子放了下来。“你吓死我了。你爸爸不在这儿。”

“可是他的货车停在外面。”

“难道你是福尔摩斯吗？他的货车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他人在这里。”她的嗓音粗糙刺耳，让我想起一个全女生乐队的主唱，可能她在一场很棒的演出后第二天早上就是这种声音。伊迪转身对着炉子，又开始搅起来。她的手又长又瘦，她一圈一圈搅着，手臂上的肌肉都看得到。

“你知道我能在哪里找到他吗？”我问。

“去汉诺威街上找找，也许他爬进啤酒罐里死了。”

“你说的可是我爸。”我说，声音还是很低沉。为他抗议有点怪怪的，不过我找不出别的什么好说。

那口锅直冒热气，热气舔着她肩头的卷发。伊迪转身对着我，表情柔和下来，她的眼角上挑，鼻子纤细，像只猫，笑起来，牙齿又小又整齐，圈在厚厚的嘴唇里。她让我想起那位怀孕的女演员，那个几年前被曼森家族残忍杀害的女演员，可我想不起她的名字